

沈德符家族藏书事迹始末钩沉

范知欧

“江南沈最盛”^①,在16、17世纪的浙江嘉兴地区,曾经活跃着一个著名的文献世家——长溪沈氏。其先世宋时自汴来浙会稽,久之徙嘉善,又徙秀水之长溪(今浙江嘉兴市区)。长溪之沈,至沈复始大称望族,自沈谧而下至沈自邠,起家进士三世。当其极盛时,“累世鼎贵,僮奴数千指,江以南名家,屈指长溪沈氏”^②。沈氏家族成员先后辉映,长稚齐名,一门风雅,彬彬称盛,至沈德符而集其家族文化之大成,以一部“明代野史,未有过焉者”^③的《万历野获编》而在历史上享有盛誉。嘉兴素称人文荟萃之地,生活于其中的长溪沈氏家族,不仅曾以文采风流见称于世,而且藏书家辈出,成员众多,延绵五代之久,大有功于我国的藏书事业。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最早著录沈启原^④,然而长期以来,除了沈启原时或为相关藏书史著作所简略记载外,沈德符家族其他成员的藏书事迹则几乎蛛网尘封,隐没不彰,多数成员甚至并其人亦失考。兹博采群籍,钩沉相关史料,展现沈德符家族在一个多世纪内的藏书活动始末,以期深化对沈德符家族及藏书史的研究。

一、沈谧

沈复以布衣终生,其藏书事迹无可稽考。沈复子沈谧,字靖夫,号石云,嘉靖八年(1529)进士,授行人,迁刑科给事中,出为山东佥事,起江西佥事,进湖广参议,未赴而卒。谧内行醇笃,慕王阳明之学,尝建书院于文湖以祀之,学者翕然向风,为理学翘楚,著有《石云家藏集》。明人徐象梅《两浙名贤录》卷四十二《恬裕》称沈谧有“万书楼”为藏书处。张萱则称其“有万卷书楼三楹”^①。

①冯梦祯:《沈茂仁行状》,《快雪堂集》卷十八,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。

②冯梦祯:《沈母王孺人墓志铭》,《快雪堂集》卷十五。

③朱彝尊著,姚祖恩编,黄君坦校点:《沈德符》,《静志居诗话》卷十七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年,第515页。

④参见叶昌炽撰,王锬、伏亚鹏点校:《沈节甫以安、沈启原》,《藏书纪事诗》卷三,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年,第210-211页。

沈德符家族的藏书,至沈谧而事迹始著,规模已具。

二、沈启原、沈启南

沈谧有二子,长启原,次启南。

(一) 沈启原

沈启原(1526-1591),字道初,号霓川,一号存石,嘉靖三十八年(1559)进士,授南京工部屯田主事,转本司郎中,改南仪制,出为四川参议,补山东参议,迁陕西按察副使。素以贵雄乡里,为人慷慨好施,持身廉谨。家居杜门,手一编,啾唔至丙夜,虽医药、卜筮之书,无不探讨,人称博物君子,著有《麟经考》、《班马异同》、《星卦论》、《鸚园草》、《巢云馆诗纪》,刻有《谢康乐集》、《沈隐侯集》、《外科枢要》。陆可教称其“酷嗜坟籍,若古法书名画及先代金石之遗,不惜重资毕购之。日事披阅,以此忘老”^②。沈启原最亲密的门人、著名学者焦竑所作行状述其藏书情况最详:

平生珍玩货宝声色狗马略不屑意,而所笃好惟图籍。上自金匱石室之藏,以至古今集,悉购无遗,或少缺略,借之储书家,务缮写完好乃已。旧有书楼三楹,为石云公藏书处,至是所积滋多,复为楼贮之,名曰“芳润”,净几明窗,悠然翻阅,手不停披,寝食俱废。虽乐收藏,不拘拘宋、元旧刻,惟求纸版精明,足供披览。人有惠先生书者,启封忻然,即百朋不啻也。平居不耐酬应,或谈经史,评法书,而閤人持刺以进,盖未启缄,眉为之攒矣。^③

沈启原的藏书楼虽名“芳润”,而其实是以“存石草堂”闻名于世的,一时名士如欧大任、屠隆、潘志伊等都曾亲履其地,并各自作有歌赋题咏^④,流传至今,洵称佳话。邑人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云:“(潘志伊)所题存石草堂一篇,即石云之书屋也。”^⑤此语实似是而非,沈启原虽继承其父藏书,然已非沈谧旧制。“后七子”成员吴国伦《题道初存石斋》小序述沈启原的存石草堂得名由来云:“道初先公,放在谏垣,有直声。存石者,存其所遗石,且以名斋,志不忘亲也。索余为题赠。”^⑥焦竑与存石草堂的渊源尤深,曾云:“虚堂窈窕出岩阿,暂

①张萱:《好学》,《西园闻见录》卷八,周骏富辑:《明代传记丛刊》第116册,综录类30,台湾明文书局,1991年,第718页。

②陆可教:《明故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公墓志铭》,《陆学士先生遗稿》卷十二,明万历刻本。

③焦竑:《陕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状》,《澹园集》卷三十三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540页。

④欧大任:《存石草堂歌》,《痛馆集》卷一,《欧虞部集十五种》,清刻本。屠隆:《存石草堂歌为沈观察先生赋》,《由拳集》卷七,明万历刻本。潘志伊:《题存石草堂》,《明诗综》卷四十九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朱彝尊著,姚祖恩编,黄君坦校点:《潘志伊》,《静志居诗话》卷十三,,第371页。

⑥吴国伦:《题道初存石斋》,《觚觚洞稿》卷二十九,明万历刻本。

解朝衣浣薜萝。架上图书今日满,望中云水向来多。”^①沈德符云:“然相知最深。焦久困公车,每岁必至吾家,留浹月,借观书籍。时焦贫窶,至手自节录。或遇巨函,则大父撤以贻之。”又云:“此时焦尚未改字,而先人自幼同砚席,识其文甚稔。”^②是不仅焦竑日后能成长为有明一代大学者,曾得益于其乡试房师沈启原的丰富藏书,即其“藏书两楼,五楹俱满”^③、名满天下的澹园藏书中,亦有部分原系长溪沈氏故物。

沈启原著有藏书目录《存石草堂书目》十卷,这是他对宏富藏书加以整理的结果。此书焦竑《国朝经籍志》最早著录,后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、万斯同《明史·艺文志》及浙江相关方志均加著录,惜已亡佚。书目而达到十卷的规模,求之今日可考知的明代约百余种私人藏书目录,实少有其匹。吴希贤先生辑汇《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》,著录沈启原旧藏《高士传》三卷,晋皇甫谧撰,明嘉靖三十一年(1552)黄鲁曾刻本,钤有“武(按:“武”字误,应作“长”)溪沈氏图书之印”、“存石草堂”及“康生”印^④,前两印即沈启原之藏书印。

(二) 沈启南

沈启南(1543-1604),字道明,号志棠,晚年称巢云子,亦称澄源居士。以贵授光禄署丞。著有《市隐草》、《游燕草》、《溪居草》。陈懿典称其“闭户读书,博综载籍”^⑤。冯梦祯称:“公于书无所不窥,书登北海之堂,诗进大历以上。”^⑥沈启南有藏书楼,名曰“巢云馆”,焦竑曾赋《访沈太学巢云馆留赠一首》云:“雨经草阁萦书带,月满绳床拂剑花。”^⑦冯梦祯《快雪堂日记》载:

(戊戌九月)十五,晴。……遂赴道明叔太席。先憩书厅,索观珍玩,新得旧倭器数事,甚佳。又出法帖李北海《岳麓寺碑》,可为冠绝《云麾将军》,与超宗所藏称双璧矣。^⑧

沈启南的收藏由此可窥一斑。启南平生颇好刻书,仅今可考知者即有:万历十年(1582)、十二年、十九年先后所刊《李太白诗选》、《李献吉诗选》、《何仲默诗选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李长吉诗选》等书,上海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有藏本。就中《晏子春秋》最称善本,历来版本目录学家多予好评。沈启南刊书必有所据,可以推想其藏书当极富。

①焦竑:《寄题沈少参座师存石草堂四首》之二,《澹园集》卷四十一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645页。

②沈德符:《师弟相得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十四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377-378页。

③祁承燾:《澹生堂藏书约》,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16页。

④吴希贤辑汇:《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》,中国书店,2003年,第119页。

⑤陈懿典:《沈澄源先生传》,《陈学士先生初集》卷十一,明万历刻本。

⑥冯梦祯:《光禄寺署丞志棠沈公泊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》,《快雪堂集》卷十三。

⑦焦竑:《访沈太学巢云馆留赠一首》,《澹园集》卷四十一,第654页。

⑧冯梦祯撰,丁小明点校:《快雪堂日记》卷十,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社,2010年,第116页。

沈启南三女嫁邑人项德明为妻。德明出生于我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收藏家族——项元汴家族，系元汴四子，本人亦精于鉴藏。

三、沈自邠、沈自郇

(一) 沈自邠

沈启原有独子自邠。沈自邠(1554-1589)，字茂仁，号几轩，万历五年(1577)进士，选庶吉士，为馆元，授检讨，终修撰。自邠生而韶秀，嗜读，尽读家藏书，而好窥大旨。发为文章，清素冠冕，无险巇诘曲态。为人恂恂雅饬，如冰清玉润，颇似其文。著《尚书衷引》、《沈修撰诗集》、《归省述征》、《昼游赓咏》等书。冯梦桢称其“于书无所不窥。……著作甚富”^①。沈自邠先于其父二年过世，年仅三十六，故虽以博学宏才驰誉词林，而作为藏书家的一面则鲜为人知。沈德符云：“今项太学希宪家柳公权《度人经》，极真极佳，在小楷中可当压卷。往年曾为先太史购得。”^②沈自邠的收藏之精，由此可知。

(二) 沈自郇

沈启南有二子，长自邠，次自郇，俱有声太学，冯梦桢所谓“堂构有托，书香有传”^③者。冯氏《快雪堂日记》载：“志棠先生乃郎茂才，有《尚书璞玉》、《山斗》二集，弘、正间名家时义也，见《河南》、《湖广》二录。”^④沈自郇字茂功，则“茂才”者，当系沈自邠之字。冯梦桢本人为一时鉴藏大家，乃郑重笔之日记，则此二集必为稀本，惜今已失传。

四、沈德符、沈凤、沈瑶华、沈纯祉

范凤书先生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云：

(沈启原)曾孙沈宗煦《跋长溪沈氏宗谱》语及郊居草堂藏弃甚富，藏书印有“长溪沈氏图书之章”。万历丁亥(1587)春，同里有祝融之厄，殃及沈家，书籍版片，化为乌有，几代积存，毁于一旦。^⑤

这场浩劫发生在沈启原、沈自邠父子去世前数年，当时沈德符才十岁。不过，焦竑曾说沈启原当年“惟日相羊长溪之上，芟葺先人林园，诛茅治屋，为偃息计。为堂有与闲、存石，为阁有紫芝、阆风，为斋有止观、徐于，为台有紫云、香雪，为亭有苍玉、点易”^⑥。沈启原广有别业，当有多处藏书之所，只不过存石草堂最富盛名罢了，故而丁亥一炬后，又加之此后数年续增，仍留下数量颇为可观的遗书，而为沈德符、沈凤两个孙子所继承。

①冯梦桢：《沈茂仁行状》，《快雪堂集》卷十八。

②沈德符：《晋唐小楷真迹》，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六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657页。

③冯梦桢：《祭沈志棠文》，《快雪堂集》卷二十二。

④冯梦桢撰，丁小明点校：《快雪堂日记》卷二，第29页。

⑤范凤书：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15页。

⑥焦竑：《陕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状》，《澹园集》卷三十三，第539页。

(一) 沈德符

沈自邠有二子,长德符,次凤。沈德符(1578-1642),又名麟祯,字虎臣,又字景倩,万历四十六年(1618)举人。德符幼禀异质,日读一寸书,凡经、史、子、集及前代经济典故,精核靡遗。不附党援,孜孜汲引后学,交友遍天下。著有《万历野获编》、《历代正闰考》、《清权堂集》等。沈德符集长溪沈氏家族文化之大成,文史兼擅,尤以《万历野获编》跻身有明一代杰出史家之列。

沈德符本贵介公子,年轻时颇度过一段征歌逐酒、裘马轻狂的日子,中年以后,家道中落,本人中举后,又屡试不第,竟绝仕进。满腔怀抱,既无由抒发,乃转而专注于藏书和读书,终其生不遗余力,并屡屡形诸吟咏。他自比“书淫”、“书簏”、“蠹鱼”,毫不掩饰对典籍的热爱之情,聊举其著者:

盛取芸香辟蠹鱼,强将竹素实蜗庐。^①

达人屈指古今稀,阅遍尘编独下扉。^②

箠尔今宵一起予,蠹编穴尽尚为鱼。^③

他这种对书籍的痴迷深嗜,为后代书林留下了佳话。清人盛枫称沈德符“家藏书既富,日沉酣其中,所交皆名人献老”^④。然其藏书的具体数量,由于文献阙如,今已无法确考。只是沈德符曾在其诗中一再说:

南面居然拥万签,闲眸论物每掀髯。^⑤

我今牙签万轴三冬馀,何羨东方千骑上头居。^⑥

司空徙宅车三十,处士撑肠卷五千。^⑦

藏书而至于“万签”、“万轴”,由此可推想沈氏藏书之规模。大藏书家姚士粦高度评价:“余生平以淹洽骏敏,心所钦下者,惟沈虎臣。家有异篇,得恣繙借,拓我见闻者,亦惟虎臣。”^⑧沈德符从弟沈纯祉更是盛赞:“兄生平耽于史学,而藏书之富甲于江南,凡以疑就质者,援析综辨,无不精到。”^⑨沈德符的藏书楼名曰“清权堂”,即其诗集取名所由来,其书斋则名“敝帚轩”。清代邑人盛福钟《梅湖竹枝词》云:“南渭堤连北渭堤,清权堂已变为蹊。空馀舞袖峰高处,时有

①沈德符:《视书有感》,《清权堂集》卷六,明刻本。

②沈德符:《岁暮小室》之四,《清权堂集》卷七。

③沈德符:《夜读》,《清权堂集》卷九。

④盛枫辑:《嘉禾徵献录》卷二十二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89年。

⑤沈德符:《初寒闭关十二首》之三,《清权堂集》卷三。

⑥沈德符:《醉歌行》,《清权堂集》卷九。

⑦沈德符:《读书》之一,《清权堂集》卷十三。

⑧姚士粦:《春渚纪闻序》,何莲撰,张明华点校:《春渚纪闻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56页。

⑨转引自李文衡:《清代禁书版本丛谈——〈万历野获编〉专稿》,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1990年第4期,第75页。

幽禽恰恰啼。”^①沧海桑田，盛氏徘徊于清权堂旧址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沈德符为晚明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其藏书既多且杂，至自云“二经久矣安高阁，新得奇书学相牛”^②，“酿法钞成帙，农占谱作诗”^③，“方书梵夹傍”^④。而言其藏书大要，则有二大特点：一曰以史学著述为主，二曰重视通俗文学。这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明代中期以来藏书家们的藏书发展趋势。综观沈氏的全部著述，仅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所徵引、参考及提及之书即数以百计，以常理衡之，其中十有八九必为其家藏，然而由于无法一一确考，兹仅述其有据可证之藏书。虽不免挂一漏万，亦庶几可管中窥豹：

1. 史学著述

沈德符友人钱谦益在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说：

……而景倩独近搜博览，其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故家旧事，往往能数陈其本末，疏通其端绪。家世仕宦，习闻国家故事，且及见嘉靖以来名人献老，讲求掌故，网罗放失，将勒成一家之言，以上史馆，惜其有志而未逮也。^⑤

钱氏所言最为精当，已揭沈德符学术宗旨之所在。沈氏史学类藏书可考知者有：

(1) 莫休符《桂林风土记》。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一著录《桂林风土记一卷》，系清人张位钞本，录多人题记，其中“有万历丁酉秋日拙修子跋云‘此记为长溪沈氏藏本，项庭坚舅假出示余，因得录之。奈讹字太多，当校正重写’云云，即竹垞老人所见本也。”瞿良士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卷二《桂林风土记一卷》复著录各题记。“拙修子”即书坊主苏潜龙之号，《桂林风土记》当为其万历丁酉（1597）左右借钞于其舅项德桢（字庭坚）者。德桢为沈德符二妹瑶华的公公，因此得借“长溪沈氏藏本”。此时沈启原、自邠父子均已过世多年，故此书很可能系沈德符之藏书。

(2) 佚名《大金吊伐录》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庚申（1620）沈纯祉钞本《大金吊伐录》，书后题跋云：“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岁，长夏无事，借虎臣兄抄本过录。樗庵。”“樗庵”即沈纯祉之号，是知沈德符原藏此书钞本，而为纯祉所借钞。

2. 通俗文学

沈德符生活的晚明时代，正是通俗文学获得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德符一生酷爱通俗文学，尤其以戏曲批评家的身份为人所知。他曾说“纵工小说无心

①盛福钟：《梅湖竹枝词》之一，孟彬辑：《闻湖诗钞》卷六，清嘉庆五年刻本。

②沈德符：《省牛四首》之一，《清权堂集》卷六。

③沈德符：《行田次韵二首》之二，《清权堂集》卷七。

④沈德符：《喜晴》之四，《清权堂集》卷九。

⑤钱谦益：《沈先辈德符》，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657页。

作,只学殷芸字灌蔬”^①,又说“生平恨未谙歌谱,愿作氍毹受舞鞋”^②。这种对于小说戏曲的倾心爱好,不免让我们对这位以写作《万历野获编》闻名的严肃史家多姿多彩的人生侧面刮目相看。

沈德符的小说藏本有据可考者有如下两种:

(1)兰陵笑笑生《金瓶梅》。据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金瓶梅》、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卷七。

(2)佚名《灯花婆婆》。据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卷七。

沈德符云:

今教坊杂剧,约有千本,然率多俚浅,其可阅者十之三耳。……元曲有一题而传至四五本者,予皆见之,总只四折。……然《西厢》到底描写情感,予观北剧,尽有高出其上者,世人未曾遍观,逐队吠声,咤为绝唱,真井蛙之见耳。^③

如此语气,自非遍观博览元杂剧者所不能道。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述所见曲本甚多,又称大藏书家赵琦美为其“蠹鱼友”^④,而赵氏正是著名的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的主人,藏曲极丰。据此,沈德符本人藏曲或也与之相埒,而两人相互之间当多有切磋交流。沈氏藏曲今可确考者据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杂剧》,仅《牡丹亭》一种。

此外,据沈纯祉《行状》和姚士舜《沈景倩孝廉行状》可知,沈德符还曾收藏南宋大臣卫泾所刻朱熹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诸书,均为珍贵的宋版书^⑤。沈氏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还提及其曾购得郑若庸的类书《类集》,为当时不易见之本^⑥。

沈德符既富藏书,又博洽多闻,善于读书,故精于研订,特邀版本、校雠之学。沈氏十分关心历代重要典籍的刊刻。他“极赞成”杨鹤欲刻《太平御览》而惜其未成,感叹《永乐大典》“若付梨枣,更岂易言”^⑦。对于近人著述,沈氏又时加留意,唯恐其湮没无传,如他关心陈凤梧的《周礼会集》刊刻是否竣事,致慨于张世则的《貂珣史鉴》未见刻本,惋惜不及手录徐阶的《谕对录》和李廷机的乞归诸疏。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载其所寓目之版本极多,如曾见“郑元和杂剧凡三本”,“细阅(《拜月亭》)新旧刻本”^⑧,而又时时属意于刊刻优劣。

①沈德符:《首夏园居》之八,《清权堂集》卷一。

②沈德符:《赠范素娱校书八绝,时新自金陵游吴,约同人山看梅》之七,《清权堂集》卷一。

③沈德符:《杂剧院本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,第648页。

④沈德符:《任子为郎署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十一,第286页。

⑤参见李文衡:《清代禁书版本丛谈——〈万历野获编〉专稿》,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1990年第4期,第75页、第77页。

⑥沈德符:《类集类函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,第638页。

⑦沈德符:《国学刻书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,第637页。

⑧沈德符:《拜月亭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,第646页。

他对俗刻之误深致不满,批评近年北监所重刊《二十一史》“校对卤莽,讹错转多……即云灾木可也”^①。至于郭勋家刻本《水浒传》,则许为“善本”^②。又亟称徽州人所刻焦竑撰《养正图说》“梨枣既精工”,其画像“更飞动如生”^③。

如下三则记载,足证沈德符洵为版本鉴定大家。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六《云南雕漆》载其辨一骨董巨擘所蓄《新唐书》非“宋初刻板”而实为“南宋将亡时板”^④。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三《妇人弓足》又载其辨“近日刻《杂事密辛》”,“本杨用修伪撰,托名王忠文得之士酋家者”^⑤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四十三《杂事密辛》提要即徵引沈氏之说。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曾收藏沈德符从弟沈纯祉旧藏《楚辞》。书内有沈纯祉题记云:

万历癸丑初秋,书贾持此二帙至,云是宋版。余漫应之曰:“此元版翻刻耳。”因售之。即质诸家兄虎臣先生,兄细谛之曰:“此宋版而刷工手不佳,故少精采,然不失买王得羊之意。”祉退而识之。后人得此书者,幸勿忽。天启元年纯祉追记。^⑥

从上述记载来看,无论是版本内容抑或形式,沈德符俱能片言论定,精到非常。

版本之外,沈德符也醉心于校讎之学,自幼至老,未尝稍衰。他一再在诗中说:

粉黛扫空春阁邃,铅黄刊勘夜灯微。^⑦

朱黄饶净本,差胜甫里贫。作蠹与绝韦,均此淫书身。^⑧

世事饱谙矣,何尚故纸钻。效陆刊净本,学曹设敝案。不缀宋律赋,即订唐书判。^⑨

沈德符对于校讎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一斑,让人印象深刻。藏书家陆启泓盛赞沈德符:“独以其明敏敦固之力,而用之读书。古今史部,研求紬绎,丹铅五采,自少迄老,循环无已时。下至虫鱼小物,匹两微名,辨晰精审,不遗余力。”^⑩

姚士粦称沈德符对家藏钞本《春渚纪闻》“句抹字窜,朱墨狼藉,质订不翅再三”^⑪,足见其在校勘方面用力之勤。万历年间,沈德符与同邑名士沈德先合

①沈德符:《国学刻书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,第637页。

②沈德符:《武定侯进公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五,第139页。

③沈德符:《吕、焦二书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,第636页。

④沈德符:《云南雕漆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六,第662页。

⑤沈德符:《妇人弓足》,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三,第599页。

⑥瞿良士辑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卷四,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215页。

⑦沈德符:《春尽懒出,追忆旧游四首》之四,《清权堂集》卷七。

⑧沈德符:《感怀杂诗六首》之五,《清权堂集》卷十一。

⑨沈德符:《岁暮感怀》,《清权堂集》卷十一。

⑩陆启泓:《清权堂诗集叙》,沈德符:《清权堂集》。

⑪姚士粦:《春渚纪闻序》,何蘧撰,张明华点校:《春渚纪闻》,第156页。

校陆游《入蜀记》四卷并付印,收入陈继儒辑《宝颜堂秘笈》,今国家图书馆等有藏。依例,德符也当家藏此书。明崇祯辛未(1631),沈德符友人、著名学者徐波跋其家藏《廋史》,谓:“此书脱误独多,几不可读,当就沈景倩是正。”沈德符被其倚重如此。到了清顺治癸巳(1653),沈德符已物故多年,徐氏再阅《廋史》,复跋曰:

景倩下世十馀年,留心书史者绝无其人。牧翁所藏数万卷,辛卯二月四日一炬为尽。景倩书库,其子变化无遗,校雠路绝矣。^①

徐波怀念故友沈德符,已几乎将其藏书与钱谦益绛云楼相提并论了,而他对沈德符校雠成就的高度推崇,更是无以复加。

(二) 沈凤

沈凤(1581-1603),又名凤翔,字超宗。沈凤以禾中裙屐少年在“名优歌舞,古墨遗迹”^②中度过了其短暂而又多姿多彩的一生,《嘉庆嘉兴府志》只说他“负隼才,早卒。董其昌谓:‘自凤亡,余书法无可传。’”^③虽然只活了短短二十三年,又无著述传世,可是他的岳父冯梦祯、亲家李日华都是一时的著名文人,在他们的诗文集,多有关于沈凤的记载,出现于其中的沈凤,俨然是一位晚明一流的青年鉴藏大家。冯梦祯说:“凤性姿清慧而失学,不乐攻苦,顾有好古之癖,客有持法书名画、旧陶玉器求市,不难高价得之,间售伪者。久之,辄能自辨,递返伪者,直客遂相戒莫如长溪。”^④李日华在写给沈凤的信中对其推崇备至:“鉴古精深,辨物淹雅。即古名硕博大、卓然名家者,亦将拱手与之方驾。不佞十年江湖,阅人多矣,不意得此于儿女肺腑之戚,欢喜宁可量也。”^⑤沈凤歿后多年,李日华深情地追忆道:“方辛丑冬,治西华之行,扁舟造别超宗。斋中出所蓄鼎彝珣璵诸古物与法书妙绘示余,甚珍甚富。超宗手为指画,品陟殿最,甚辨甚核。余时惊喜,知超宗学问有成,故游艺该洽如此,诚不难鹄起以有闻于时耶!”又记:“余尝戏谓女:‘汝异日为沈家妇,阿翁号善鉴多蓄,当恣汝夫妇披阅,不若汝父之寥寥也。’”^⑥李日华本人是享有盛誉的书画鉴藏家,而盛赞沈凤如此,沈凤收藏之富,可以想见。

沈凤有藏书楼,其名不详。冯梦祯曾多次前往,盘桓其中,并借书以观,一再载之日记中:

(戊戌九月)十五,晴。……超宗婿出法帖、名画相示,内李北海《云麾

①杨绍和:《楹书隅录续编》卷三,王绍曾、崔国光等整理订补: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,齐鲁书社,2002年,第409页。

②冯梦祯:《祭沈超宗婿文》,《快雪堂集》卷二十二。

③伊汤安、冯应榴:《嘉庆嘉兴府志》卷五十三,清嘉庆五年刻本。

④冯梦祯:《太学沈生超宗墓志铭》,《快雪堂集》卷二十。

⑤李日华:《柬沈超宗》,《李太仆恬致堂集》卷三十二,明崇祯刻本。

⑥李日华:《祭沈超宗亲家文》,《李太仆恬致堂集》卷三十四。

将军》一帖颇佳。^①

(己亥四月)二十二,晴,微有云气。……早小憩超宗书楼。^②

(庚子十月)初四日,晴。……薄暮到,宿超宗书楼。^③

(甲辰闰九月)二十四,早尚雨。同景倩查超宗倩遗书完三厨,借出京板李善《文选》对校。^④

万历三十七年(1609)八月,沈凤之子沈大詹邀岳父李日华往沈氏祖宅检点先世遗留书籍,李氏举目所见,衰飒之极。他记载道:

二十二日,沈甥大詹以舟迎余,往长溪祖宅,检先世遗书。自观察石云公、大参霓川公、编修几轩公所积,与太学超宗君所续得,不下八万馀卷。散落浥烂,十之四五。若金石绘事,秘玩种种,悉入胠篋,手无孑遗矣。为之三叹。夜宿雪舫。

二十三日,午刻检书完,二鼓抵家。^⑤

此记足证沈氏家族仍有大量藏书逃过丁亥一炬。沈凤本一“不乐攻苦”之人,年纪轻轻,竟然曾积书多至八万卷,在晚明时代,如此数量,实属相当惊人。同时徐煊藏书七万馀卷,同邑朱彝尊藏书八万馀卷,皆已足称一代大藏书家。而以沈德符的享年之久、对典籍的酷爱之深,其藏书数量似当更在沈凤之上。清莫友芝《邵亭书画经眼录》卷三著录《明文待诏临巨然山水小横卷》,小注:“许溟生太宰藏。”此画钤有多人印章,其中画首有“□宗真赏”朱文,界行后馀纸又有“□宗真赏”朱文和“长溪沈氏图史之章”朱文。《邵亭书画经眼录》的点校者张剑先生《校勘记》云:“此印的‘□’,手稿本与甲钞本有摹写,乙钞本未能辨,以‘□’替代。”^⑥《秘殿珠林三编》著录《元人为周文英作诗志传三种一卷》,其《收传印记》适云:“‘超宗真赏’重三,‘长溪沈氏图史之章’重三。”^⑦由此可知上文之□实即“超”字,所谓“超宗真赏”和“长溪沈氏图史之章”两印,即沈凤之藏书印,而文徵明《临巨然山水小横卷》和《元人为周文英作诗志传三种》正是其旧藏。

(三) 沈瑶华

沈德符有三妹:凤华、瑶华、翠华,俱能诗,凤华和瑶华并擅书名。沈凤华许配邑人黄洪宪次子黄承昊,将嫁而殇。黄氏父子俱富藏书。沈瑶华嫁项鼎铉为妻。鼎铉系项笃寿长孙、项元汴之侄孙,收藏宏富。项鼎铉《呼桓日记》称沈瑶

①冯梦祯撰,丁小明点校:《快雪堂日记》卷十《戊戌》,第116页。

②冯梦祯撰,丁小明点校:《快雪堂日记》卷十一《己亥》,第130页。

③冯梦祯撰,丁小明点校:《快雪堂日记》卷十二《庚子》,第163页。

④冯梦祯撰,丁小明点校:《快雪堂日记》卷十五《甲辰》,第213页。

⑤李日华著,屠友祥校注:《味水轩日记》卷一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6年,第40页。

⑥莫友芝著,张剑点校:《邵亭书画经眼录》卷三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316页。

⑦英和等辑:《钦定秘殿珠林三编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7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32页。

华“生平酷情砚笔，朝夕读书不休，所著诗文成帙”^①。瑶华曾编刻《景樊集》。同时的嘉兴女书法家徐范自跋《玉台名翰》云：

今春闻吾邑项氏家藏卫夫人一帧，长孙后一帧，为绝代翰宝。百计购求，终莫能得。因托至戚致其夫人，夫人怜范一段苦心，从吏转赠，遂不惜倾囊酬之。^②

《玉台名翰》为徐范所辑古代闺秀善书者卫茂漪、薛涛等诸家书法，装成一卷。项氏家族诸媳妇中，能笃好书画，而玉成徐范美事者，殆只有沈瑶华一人了，洵为艺林佳话。

（四）沈纯祉

沈纯祉，系自郇长子。沈德符于诸从兄弟中，与纯祉关系最为投契，两人是文艺、学术的知己。沈纯祉其人久不为人知，嘉兴相关方志无传，只有《嘉禾徵献录》卷二十二将其附于沈德符后，短短一句简介：“从弟纯祉字受蕃，亦以博洽称，万历戊午本省举人。”^③瞿良士先生辑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于著录前引沈纯祉旧藏《楚辞》题记后，有跋云：

此为七世堂叔祖藏本。公字受蕃，万历戊午举人，顺治己丑会试，头场已定会元，二场以微疾不入。南还后，号曰烬叟，遂绝意功名。公藏书甚富，转徙百余年，零落殆尽，今得此编，不胜我生已晚之感。^④

瞿氏推重沈纯祉如此，必有所据，惜今已无考。据张凤翼《沈受繁〈四书初稿〉序》，沈纯祉曾著有《尚书义》、《四书初稿》等书^⑤，均佚。

今湖南省图书馆藏明刻本《清权堂集》二十二卷，德符从弟沈际升、沈纯祉批校，清人周文麟跋语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。全书经沈际升、沈纯祉朱蓝墨笔校正、圈点、抄补、增订，书中钤有“思贤甲科世家”、“文潮书院之印”、“琅琴阁珍藏”、“樗庵”、“沈际升废庵氏”、“沈受繁氏家藏”、“沈纯祉印”、“沈受繁氏”诸印。据《康熙秀水县志》，沈际升曾以贡授中书，其藏书多寡已无可考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庚申（1620）沈纯祉钞本《大金弔伐录》二卷二册，首尾有题跋，朱笔校过。是书屡经易主后，蓄于李盛铎木樨轩，再归北京大学图书馆，故前后有“沈受繁氏家藏”、“沈纯祉印”、“翰生藏书钞本”、“廖嘉馆印”诸印。书首尾题跋分别云：“已十五年高度此书，何尔抽阅，使人怒发咥指。虽然，存之以发忠臣义士之涕，以昭内夏外□之殷鉴可也。崇祯

①项鼎铉：《呼桓日记》卷二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0册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53页。

②转引自胡文楷编著、张宏生等增订：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（增订本）卷六《明代二·玉台名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46页。

③盛枫辑：《嘉禾徵献录》卷二十二。

④瞿良士辑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卷四，第215页。

⑤张凤翼：《沈受繁〈四书初稿〉序》，《处实堂集》后集卷四，明万历刻本。

癸酉初夏，樗庵。”“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岁，长夏无事，借虎臣兄抄本过录。樗庵。”是知“樗庵”即沈纯祉之号。最引人兴趣的是，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苏轼《黄州寒食诗》帖，为其最著名的墨迹代表，素有“天下第三行书”之美誉。此帖钤有“沈受蕃印”、“沈纯祉印”、“一字受公”、“沈受公印”诸印，那么，它竟然一度曾是沈纯祉的藏品。又其前下角有“琅琴阁珍藏”朱文，适与前述明版《清权堂集》中的钤印相同，是知此印乃沈纯祉的藏书印，而“琅琴阁”者，当即其藏书楼之名。在此名帖近四百年的流传过程中，对于曾经寓目的无数鉴藏家来说，沈纯祉自然已不详其人，至于“琅琴阁珍藏”更不知为何印了，至今日亦然，因特为拈出。

五、沈克家、沈大詹、沈大遇

（一）沈克家附沈亿年

沈德符有二子，长过庭，次克家。沈过庭字退伯，国学生，娶吴嘉征之女，即陈继儒之外孙女。过庭生平不详，只知其曾编辑其父的《万历野获编》和校阅《清权堂集》，与著名的反清爱国志士蒋平阶有交。沈克家字庆仲，顺治中诸生，能诗。《康熙嘉兴府志》称其“读书不仕”，《嘉庆嘉兴府志》则称其“亦善读书”，介绍备极简略，然亦可知必有不少藏书。沈克家娶过庭训之女，过庭训家累世富藏书。克家有子名亿年，字幽祈，又字柜承，与其师蒋平阶、同门周积贤合著词集《支机集》三卷，为清初著名词人。蒋平阶《〈支机集〉序》云：

沈子（按：指沈亿年）系出西豪，世称才子；家藏策府，手辑遗书。壮发方垂，即有冲冠之气；柔翰乍染，便高题柱之才。遂能作张俭之主人，更自引李膺之弟子。

又自述其时寄居沈家的境况：“幸得比肩百里，坐拥二豪（按：指沈亿年和周积贤）。玳瑁书函，无时独展；珊瑚笔管，终日传观。……虽志不滥乎管弦，而兴自馀于篇什。”^①此序作于顺治九年（1652），可知明清易祚后多年，沈氏家族尚不失故家规模，所藏典籍仍有不少。其时沈亿年尚不过年当弱冠，故仅附书其父克家之后，不另列一代。

（二）沈大詹

沈凤有二子，长大詹，次大遇。大詹（1598-1674），字伯远，与弟大遇并有声望。《嘉庆嘉兴府志》载：“时三吴文社竞起，云间、娄上争相延召，大詹几为党累。晚年除遂昌训导，值耿逆乱，变服匿深山，为逻兵所得。叛将强以衣冠，佯病，不食卒。”^②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七月七日，有客持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示李日华，李氏认定其为真迹。因此名画原系沈凤旧藏，李氏睹物思人，悲从中来，他记载道：“又余姻友沈凤翔超宗二印记。超宗化去五六年矣，其遗物散落

^①蒋平阶、周积贤、沈亿年：《支机集》，清顺治九年刻本。

^②伊汤安、冯应榴：《嘉庆嘉兴府志》卷五十三，清嘉庆五年刻本。

殆尽,此卷适触余悲绪耿耿也。”^①沈凤去世时,大詹尚在孩提,及长成,颇有父风,能济美家声。沈大詹能文工书,故《嘉庆嘉兴府志》以其入《文苑》,而实未有著作传世,仅知曾编刻《禾城大社》。不过他是李日华的爱婿,在李氏的著作中,他是最频繁出现的人物之一。沈凤的丰富藏书,似乎主要是由大詹继承的。如前引《味水轩日记》载沈凤藏书“散落涸烂”之余,尚存十之五六,则此批藏书总数至少也在四万卷以上。其中当不乏善本,如《味水轩日记》卷六载:

(万历四十二年九月)二十八日,假得沈倩所藏唐张浮休名骞《朝野佥载》,明萧阳林嵩原仲成《扫尘集》,俱抄本,精好,与世行本详略迥异,盖伯远尊人超宗厚赏购得者。^②

沈大詹在其父藏书基础上又续有增添,而特多法书名画之藏,这一部分是沈凤、沈大詹父子最富特色的专题收藏。

(三) 沈大遇

沈大遇(1603-?),字仲谋,诸生,《康熙嘉兴府志》称其与兄大詹“皆推重士林”。大遇具体生平不详,然可知其晚年与子相依为命,贫困以终。不过大遇在其生命的前中期,仍不失为故家子,度过一段颇为优裕的日子。清初著名古董商人吴其贞著录《黄山谷草书廉蔺传一卷》,曰:

纸墨佳。书法潇洒,有当联处而断之,当断处而联之,为山谷绝妙作也。上有题识,亦有“项氏图书”。此二卷系墨林所集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大家之内者。壬辰五月二日观于嘉禾沈仲谋家。^③

壬辰即顺治九年(1652)。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是黄庭坚草书长卷的代表作,今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约翰·克劳弗德收藏。

沈德符五世孙沈振云:“至崇祯末,长溪为萑苻之藪,流离播迁,累世琬琰,具已渐灭。”^④《康熙嘉兴府志》称邑人蒋之翘“家贫好藏书,明末屏居村舍,时盗贼充斥,犹收罗名人遗集数千卷”^⑤,正可以补充说明沈德符家族藏书开始散失的时代背景。不过,诚如钱谦益所云“甲申之乱,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”^⑥,真正对沈氏家族这一著名的文献世家造成国破家亡、典籍散尽的毁灭性打击的,还是明清鼎革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,沈振当有所讳言耳。沈德符在明亡前两年离开人世,没有亲历盗贼充斥、神州陆沉之大难,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。长溪沈氏一门在鼎革之际的活动史实尘封已久,隐晦不明。其事迹未见录

①李日华著,屠友祥校注:《味水轩日记》卷一,第30页。

②李日华著,屠友祥校注:《味水轩日记》卷六,第414页。

③吴其贞:《黄山谷草书廉蔺传一卷》,《书画记》卷三,人民美术出版社,2006年,第188-189页。

④沈振:《补遗序》,沈德符:《万历野获编》,第5页。

⑤吴永芳、钱以垲:《康熙嘉兴府志》卷十四,清康熙六十年刻本。

⑥钱谦益著,钱曾笺注,钱仲联点校:《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》,《牧斋有学集》卷四十六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1529页。

于《复社姓氏传略》等记载复社、几社成员的相关史料中,然根据仅见的几处存世文献可知,沈氏家族与复社、几社中人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。当清兵的铁蹄踏入江南时,其家族成员前赴后继,参加过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。沈纯祉被迫出而应试,当科第已如囊中取物之时,却急流勇退,终于绝意功名。联系到晚明党社中人,入清后“大半伏处草间,至戊子(顺治五年,1648)科尽出而应秋试”^①,沈纯祉或亦其人也。沈克家收留反清爱国志士蒋平阶,欲共图反清复明大计,并为蒋氏过录诗集^②。克家子亿年及过庭子英节俱师事蒋平阶,有志复国,沈亿年并与蒋氏、周积贤合著《支机集》,寄寓深沉的亡国遗恨。沈大詹顺治四年(1647)左右因抗清被捕入狱,成为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在押南京时的狱友,夏有词相赠,极致惺惺相惜、相见恨晚之意^③。抗清斗争失败后,沈大遇依子居郊外,最后在贫困交加中去世。沈大遇长子沈蕙纘(字馨闻,号三实居士)则弃家逃禅,远走他乡,以一苦修独行的明遗民终老^④。沈蕙纘次子沈修诚(1661-1744,字辞立,号似笠)犹“及见几社、复社之故人,故风节磊砢”,负经世才而不用于世,故国之思,始终未尝去怀^⑤。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重修《秀水县志》,编撰者不为沈德符以降的沈氏家族成员立传,甚至不知天壤之间乃有《万历野获编》一书,可知沈氏家族在当时必身家狼狽,处境艰难。

清顺治二年(1645),嘉兴民众揭竿举事,清兵血洗嘉兴城。沈氏家族的姻亲项元汴家族的宏富收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掠去,荡然无遗。沈氏家族居于长溪乡下,或得以幸免此劫。据前文所述,顺治九年时沈克家、沈大遇尚各有所藏。即使到了己亥年,即顺治十六年,沈纯祉仍珍藏有文彭隶书《古诗十九首》。由此似可推想明清鼎革后多年,沈氏家族的典藏仍多而精。吴其贞记《宋太宗蔡行敕一卷》云:“此得于嘉兴沈氏家。时庚子十二月七日也。”^⑥所谓“嘉兴沈氏家”,很可能即指长溪沈氏家族。庚子,即顺治十七年。此时长溪沈氏的典藏殆已难保全,而快速散出了。巧合的是,从历史上考察,此期最可注意者为清廷借“通海案”大力打击有反清意识的遗民。顺治十五年、十六年,郑成功水师直入长江,几下南京,江南半壁震动。清廷严申结社订盟之禁,大开杀戒,江南地区所遭尤酷,屠戮灭门、流徙遣戍者,往往而是。告讦之风四起,故家子弟,有不少即坐是大困,因至一蹶不振。以长溪沈氏家族对反清活动的积极介入,

①杜登春:《社事始末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第27册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642页。

②师陀:《蒋平阶的生平》,《师陀全集》(8),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486-505页。

③夏完淳:《商调金梧桐·送沈伯远出狱》,《夏完淳集》卷七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33页。

④参见桑调元:《独行先生传》,《穀甫集》卷九,清乾隆刻本。朱彝尊:《万柳堂同沈秀才蕙纘对酒作》、《曝书亭集》卷十三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。陈维崧:《送沈馨闻归嘉禾,兼示禾中旧游,仍用前韵》,《湖海楼诗集》卷二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。

⑤桑调元:《似笠先生八十寿序》、《似笠沈先生行状》、《穀甫集》卷七、卷二十二。

⑥吴其贞:《书画记》卷四,第334页。

当难以在“通海案”中全身而退。《嘉庆嘉兴府志》传沈蕙纘时,对其生平隐约其辞,只说他“弃家遁”,在其子沈修诚传中,才点明蕙纘“避家难远游”。据清人桑调元《似笠沈先生行状》,沈修诚生于顺治十八年(1661),“生六岁,母口授经”,期间其父蕙纘已避难他乡。此期正是“通海案”大兴之时。所谓家难,实国仇也。康熙元年(1662),沈蕙纘同邑好友朱彝尊即为避“通海案”牵连,而远走永嘉。“通海案”很可能对沈氏家族造成致命一击,加速其式微。桑调元《独行先生传》称沈蕙纘“家贫,客游梁”^①,其《似笠沈先生行状》又称“儿(按:指沈修诚)家故艰”,可知沈氏累世家产,至此已荡然无存。沈蕙纘友人纪映钟《送沈馨闻之汝南》乃至于云“嗜古无书读,虚衷有道邻”^②。顺治十八年,清开国以来的第一宗文字狱“明史案”又起,株连甚广。沈蕙纘“悉焚所作诗文稿于墓前”^③,殆即其时耶!以出身文献世家、“砥文砺行,远近宗仰”^④之人,最后竟至于无典籍之可读,无著述之可传,痛何如哉!如此说来,整个长溪沈氏的典藏于“通海案”后快速散尽,也正是合理的推测。当明清易祚之初,沈德符家族虽罹巨难,但仍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后劲。沈亿年、英节、蕙纘、善世(沈德符族孙)俱有文名,或词或诗,各擅胜场。其后,则仅沈修诚一人尚有声士林。可见长溪沈氏家族的读书种子,亦随其累世典藏同归于尽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

①桑调元:《戮甫集》卷九。

②纪映钟:《麇叟诗钞》卷四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③桑调元:《独行先生传》,《戮甫集》卷九。

④吴永芳、钱以垠:《康熙嘉兴府志》卷十四。